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江南通志卷五十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丁雲錦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錄監生臣邵敬修

謄錄監生臣朱鎮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道志卷五十四

河渠志

淮

禹貢導淮自桐柏東會於泗沂東入于海孔氏以
為淮水先入泗泗入淮水經注云淮泗之會兩川
翼夾二水決入之所所謂泗口也水經又謂淮水
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於海禹貢雖指云泗口亦名

清口今安東縣治或云即淮浦故城淮浦舊屬臨

淮郡晉改屬廣陵然則淮水入海之道自禹迄今

不改其不同者大河南徙淮水受泗而東其故道

悉為河所奪也以今輿地言之淮水自河南桐柏

縣南東歷羅山息縣光州東北逕江南潁州府南

淮水去潁治一百十里又東十餘里合汝水南岸即霍丘縣界又東逕霍丘縣北

淮水去縣治四十五里又東逕潁上縣南淮水去縣治二十五里潁水在縣南

門外亦曰沙河東南流至正陽鎮入淮謂之潁口即春秋之潁尾也鎮在縣東南七十里淮水之西

又東逕壽州鳳臺縣西北

淮水去縣治二十五里

又東逕懷

遠縣南

淮水流逕縣城東稍折而北過水來注之謂之渦口

又東逕鳳陽縣

北

淮水去縣治十里

又東逕臨淮縣北

淮水去縣治一里

又東北

逕五河縣南

淮水在縣治東南一里有溜沱漂潼四水與淮會謂之五河口

又東

逕泗州南盱眙縣北

淮水去州治一里去縣治二里

又東北逕清

河縣南與泗水合謂之清口

淮水去縣治五里

又東北逕

山陽縣北

淮水去縣治四十里

又東北逕安東縣南又東北

入於海

淮水去縣治二里

蓋自清口以下淮雖併合為河

河實假道於淮導淮者必東北而注於海所謂求其故者行所無事必不東南而注於江所謂惡於智者為其鑿矣然淮所納山泉之水凡七十有二泗沂汝潁又最為大淮既不支而全河又悉注於淮黃濁淮清黃強淮弱黃嘗逼淮使之南面高寶諸湖不能容則淮溢而為患黃又躡淮與之俱南而清口淤沙不能滌則淮又與黃並溢而為患此高堰之設所以束淮敵黃即助黃刷沙使水由地

中以海為壑東南漕輓道行無梗實兩河之關鍵
天下之至計不獨淮揚之屏蔽已也明潘季馴論
清口之沙鳳泗之水以為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
決而蓄築則必達蓋得其要矣然其後議行水者
開周橋撤高堰欲使全淮入江不但聽其支流南
注抑獨何歟我

朝經理河淮連蹠前代以陂障為決排以捍禦為利導

真寧赤子通利漕渠周詳盡善

聖祖仁皇帝高堰第一要緊之

訓旨修治更有何善策之

咨詢河臣恪遵區畫底績安瀾

世宗憲皇帝特發帑金百萬大修高堰石工期於鞏固久
長利賴無極隄防既完復濬引河使黃既勢趨北
岸而淮得宣洩於東下不旁溢上常交匯悉復故
道朝宗于海神禹平成之遠謨亦萬世不易之法
守也茲所撰錄兼博引論說徵治法之畫一焉

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築堰障淮按淮安府志
高家堰者漢建安五年廣陵太守陳登所築禹貢
錐指云考三國志注登嘗為典農校尉巡土田之
宜盡鑿溉之利蓋精於水利者當時廣陵太守江
表傳以為治射陽則此堰尤為密邇其為登築無
疑又按明潘季馴兩河議云高家堰今府志稱高
加堰注云高加者為護運道邑井宜加高而名之
蓋益加而益高耳高堰去寶應高一丈八尺去高

郵高二丈二尺高寶隄去興化泰州田又高丈許
或八九尺其去堰不啻高三丈有奇

宋景祐三年泗州作外隄以備淮水禹貢錐指泗州
南去淮一里屢遭水患宋開寶七年淮水溢入泗
城歷咸平至祥符無歲不溢至景祐三年作外隄
以備淮水高三十三尺自是水患少弭

熙寧四年十一月開洪澤湖達於淮

宋史神宗紀

元豐四年命發運副使皮公弼修泗州洪澤湖

玉海

六年正月從江淮荆浙發運副使蔣之奇請開龜
山運河二月告成長五十七里闊十五丈深一丈
五尺宋史河渠志初發運使許元自淮陰開新河
屬之洪澤避長淮之險凡四十九里久而淺澀熙
寧四年皮公弼請復濬治人便之至是發運使羅
拯復欲自洪澤而上鑿龜山裏河以達於淮帝深
以為然會發運副使蔣之奇入對建言上有清汴
下有洪澤而風浪之險止百里淮通歲溺公私之

載不可計宜自龜山蛇浦下屬洪澤鑿左肋為複
河取淮為源不置堰牖可免風濤覆溺之患帝遣
都水監丞陳祐甫經度祐甫言往年淮陰至洪澤
開新河獨洪澤以上未克興役今不用牖蓄水惟
隨淮面高下開深河底引淮道流形勢為便但工
費浩大帝曰費雖大利亦溥矣祐甫曰異時淮終
歲失百七十艘若捐數年所損之費足濟此役帝
曰損費尚小如人命何乃調夫十萬開治既成命

之奇撰記刻石龜山後建中靖國初之奇請下發
運使修築歲以為常川瀆異同泗州與盱眙兩城
相距凡七里自昔為淮流襟束之處汴水自河南
界流經州城東而合於淮謂之汴口宋時以此為
漕運要衝今惟涓流可辨耳由州城而東三十里
龜山峙焉淮流至此乃益折而北又二十餘里而
洪澤富陵泥墩萬家等湖環匯於淮之東岸淮水
泛溢恒在於此州逼淮而地下故也禹貢錐指古

汴水東流經彭城縣北而東入於泗唐貞元中韓愈佐徐州幕有詩云汴水交流郡城角是其時汴水猶於州城東北隅合泗入淮也不知何年改流從夏邑永城宿州靈璧虹縣至泗州兩城間而入於淮宋時東南之漕率由此以達京師南渡後漸堙元泰定初河行故汴渠仍於徐州合泗水至清口入淮而泗州之汴口遂廢

明洪武二十七年九月濬淮安山陽縣支家河水南

入淮北道安東海州

永樂七年六月壽州言淮水決州城命以時修築
中都留守司言夏雨不止淮河水溢壩口見發軍
夫晝夜築塞命工部亟遣人督視

八年三月工部言淮安府淮河南岸圯宜令有司
修築從之

五月工部請修淮安府淮河隄岸以固大河衛城
從之

平江伯陳瑄大葺高家堰按河防一覽云漢陳登
築堰禦淮至我朝平江伯陳瑄復大葺之淮揚恃
以為安者二百餘年又按潛丘劄記云高家堰自
建安五年至明永樂時平江伯陳瑄修治中間凡
一千二百十五六年並無人言及高堰者豈堰止
受洪澤諸湖黃淮尚未合不聞其有潰決之患與
宋史李孟傳為楚州司戶參軍修復陳公塘有灌
溉之利陳公塘即高堰也堰固不乏修治第史文

不備耳又按道鑑紀事本末陳瑄於永樂十三年
鑿清江浦引管家湖水入淮道漕其修復高堰並
應在此時而諸書失其年姑闕之

宣德七年壽州衛奏近城西有湖與淮相通比雨
潦暴漲壞城二百四十餘丈乞發附近軍民修理
從之

正統元年壽州衛奏淮水泛漲壞西北城垣請修
治從之

天順七年閏七月修鳳陽衛土城及護城隄明英宗實錄以久雨淮水衝決故也

隆慶三年九月淮水漲溢自清河縣至通濟牖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餘里決方信二壩出海四年淮水東趨決高家堰

六年漕撫王宗沐築高家堰及淮安府四長隄附

王宗沐淮郡二隄記隆慶辛未河大溢壞漕舟以千數天子不以沐為不肖使

董漕計踰年淮父老詣余而泣曰郡地專受淮故稱淮安勢自西南歷清河而東與湖南僅隔拳上

故高家堰有隄不治而淮輒入海幾受其半淮揚
兩郡皆困終不治則且妨漕余楊焉按之信然乃
檄守陳大燭以軍餉六千餘金築焉又明年癸酉
五月淮水溢平地高三丈餘而以隄故不溢入湖
郡之南鄉與揚皆無恙然勢掠郡西合黃河折而
經北城下安東則洶湧幾齧西橋奪漕河而出余
為之不寢者三夕幸而勢少殺則又以其泛濫四
溢數道出禮信壩及鉢池山民在巨浸中至八月
而始涸余以災請幸天子仁聖捐米八萬石賑之
而又允折漕糧是時幸淮獨漲使稍避半月與黃
河並發則事不可支矣是年冬余再檄于同知時
保以賑之餘米一萬石募夫築郡西長隄焉高家
堰隄北自武家墩起至石家莊止計三十里而遙
為丈五千四百隄面廣五丈底廣三之而其高則
沿地形高下大都俱不下一丈許而又於大澗小
澗具溝舊漕河六安溝諸處築龍尾埽以遏奔衝

隄內自澗口以達張家莊濬舊河以洩湖水使不
侵齧工凡五十日而畢郡西長隄自清江浦築王
廟起東歷大花巷山西橋相家灣直抵新城過金
神廟至柳鋪灣六十里而遙為丈八千七百九十
八隄而廣四丈底廣三之高可七尺餘蜿蜒如長
虹以障郡城之北工凡三月而畢余按淮安郡三
城在淮與漕河夾中自嘉靖中年以來無歲不被
水而其最甚則己巳癸酉極矣鞠為大澤不見水
端民之棲樹巢冢以救旦夕即余疏中所道蓋其
十之三四也而今二隄並峙高家堰獨抗淮於西
南而西長隄又障淮於西北蓋至是而居者田者
皆有寧處可望生全無若昏墊矣顧淮水高於郡
勢若建瓴而下使其發時與河並則為慮尤巨且
西長隄能障溢水而其從下齧而潰者不能却河
故去城數十里而今乃在城下是其大勢漸侵而
南可觀也開草灣以分河勢通澗河以防溢流予

心耿耿焉文燭焚之汚陽人時保浙之嘉興人而
是時同相二役者郭同知大綸王通判弘化諸推
官大綸山陽縣
縣丞談嘉謨也
丁士美高家堰記
山陽舊有高家
堰建郡城西南

四十里許而圯廢久矣其最閼水利害者則大澗
口也先是堰屢決屢築工皆不鉅邇者決益甚工
益鉅當事者始難之矣按堰迤西當淮泗二水合
流之衝二水東北與黃河會胥入於海比歲河流
衝決則淮泗汎溢勢必由澗口建瓴下注匯於津
湖甚者穿漕隄入射陽湖而山陽鹽漬之間以及
海陵諸地道為巨浸茫無際涯已聞者黃河亦為
牽引而漕渠日就湮淤是其害不直在民生而且
移之國計也爰考郡乘獨不之載故欲拯民之溺
者無徵焉先從議築者凡逾二紀而喙喙紛如大
都唯者十一否者十九其唯者率如前指曰築之
便否者輒稱財訕至有執道旁之見上不便狀者

故屢議屢罷不果行茲郡守陳公治淮之明年諸
臣具修時因士民之請親至其地用中而荒度之
已而慨然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可弗圖乎是余
之責也夫是余之責也夫顧民力竭矣難重勞也
夙夜籌之不置將有待而舉者會督撫王公至灌
輸之暇庶堰狀為愕然曰淮之休戚將是焉在可
緩圖乎彼稱不便者職時誦爾余能以官帑成之
遂發帑金萬二千有奇令募民築之以其事屬諸
陳公然公計此已甚稔矣公因着其事乃以其役
屬諸致政周君子德等曰惟茲堰事盍為余往董
之惟桑梓是念勿我辭也周君等唯唯承指惟謹
相與環堰而寢處焉是時飢者載道開募而至者
七千有奇其扶攜老稚而就食者又倍蓰不啻也
工始於隆慶六年九月訖於萬歷元年春正凡五
閱月而堰成云堰隨地之高下其高者約一丈許
而濶五丈底濶十五丈濶口水深一丈實土與之

等闊三十七丈堰築於其上外為偃月隄長三百丈高六尺水小至或能禦之大至雖勢能襄隄比至堰力已殺矣其具溝六安溝舊漕河等口皆為月隄以護之其崇如墉又導堰內湖澗諸水由卑溝入西湖數十里皆為膏腴可樹可藝云堰延袤五千四百丈用帑金六千有奇民不勞而事就緒皆督撫之碩畫郡守之經理也淮人請刻石以垂永久屬余記之聞之語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之難與慮始也自昔然矣其堰之謂與余嘗觀宋天聖中海潮沒為鹹鹵范文正公時監泰州西溪倉議築捍海堰於通泰海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田逾年而後堰成民享其利三州之民生祠之又元祐中杭之西湖多葑田六井幾廢蘇文忠公時守杭遂浚茅山鹽橋二河復完六井又取葑田積湖中南北經三十里為長隄以通行者杭人名蘇公隄家有畫像飲食必禱於公今茲堰之舉視

文正文忠又奚異也淮民之尸祝二公也無
疑矣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非然哉非然哉

萬歷四年河從崔鎮口北決淮水從高家堰東決
五年閏八月河淮復合明神宗實錄五年六月漕
運侍郎吳桂芳奏淮水向經清河會合黃河趨海
自去秋河決崔鎮清江一帶正河淤墊淮口梗塞
於是淮弱河強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
徙灌山陽高寶之間向來湖水不逾五尺隄僅七
尺今隄加至一丈二尺而水更過之此從來所未

有也議護湖隄以殺水勢部言隄雖可護而不能
必水之不漲欲水之不漲必俾淮有所歸而後可
宜令漕運衙門嚴督司道熟計其便報可閏八月
吳桂芳稱黃水向老黃河故道而去下奔如駛淮
遂乘虛而湧入清口故道淮揚水勢漸消

附管理

河道工部郎中施天麟疏

淮泗之水源從清口會
黃河入海今不下清口

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漸
及於高寶邵伯諸湖而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
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
未淤塞而今淤塞故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

淤澱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併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之內傍通濟牖又開朱家等口引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敵此清口所以獨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決海歲糧艘以四五六月盡運隄以六七月壞水發之時不能為力水落之後方圖堵塞甫及春初運事忽至僅完隄工於河身無與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涸將盡乎邳遷而不止於清挑須不惜一年糧運不惜百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為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乘時築塞使淮泗併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滅若於興化鹽城地方海口湮塞之處大加疏浚而湖隄多建減水大牖隄下多開支河以行各牖之水庶乎不致汗漫總之未有不先黃河而可以治淮亦

未有不疏通淮水
而可以固隄者也

是年漕撫王宗沐修高家堰南河全考都御史王
宗沐知府邵元哲修高家堰并開菊水潭以洩三
城之水東方米芻舟楫皆道

六年從總河侍郎潘季馴請命郎中張譽海防道
龔大器揚州府同知韓相等築高家堰隄長六十
里內砌大澗口等處石隄三千一百一十丈柳浦
灣隄東三十餘里西四十餘里南河全考先是萬

歷三年淮決高堰而山陽高寶興鹽筴處匯為巨
浸運道梗阻總河侍郎潘季馴相視築堰起武家
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以捍淮東侵築隄起清江
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以制河南溢於是淮畢
趨清口會大河入海海口不濬而道

八年工科給事中尹瑾陳請高家堰包砌石隄工

部覆准下河督潘季馴行之附尹瑾河工善後疏

畧

高家堰近已築塞成隄體制高厚既有橋版以
護其外復設官府以嚴其防然終不若石隄更

為永恃宜於中間二十里低窪處用石包砌令徐穎海防三道均分道里各派所屬而董其成

十一年高堰工成

十六年總河尚書潘季馴條上河工事宜命如擬

行附潘季馴條奏畧

一添設隄官高堰柳浦灣二隄綿亘二百餘里一大使往

來防守未免疎虞宜另增柳浦灣大使一員夫役即於高堰南河數內募出五百餘名屬之以密隄防一加幫真土淮水發源桐柏挾七十二溪之水經鳳泗入海而基運山橫截河中湧漲時作僅恃石隄一帶為捍禦而石內之土多係浮沙一遇霖雨輒至坍塌上既圯矣石將安附宜覓取真土幫築完固以捍洶湧一接築舊隄清口乃淮黃交會而淮黃原自不敵然清口不致壅淤者以王

家口之限禁全淮皆從此出其勢足與黃敵也自商販盜決前隄它渠利涉淮勢漸分將來清口必致淤阻宜接築長隄就近責清河令監守

十九年秋九月泗州大水

十一月從河道都御史潘季馴請增砌高堰石隄河防一覽或有問於馴曰淮不敵黃故決高堰避而東也今復合之無乃非策乎馴應之曰自宋神宗十年黃河南徙合泗沂而與淮會迄今六百餘年淮黃合流無恙乃今遂有避黃之說耶夫淮避

黃而東矣而黃亦尋決崔鎮亦豈避淮而北乎蓋
高堰決而後淮水東崔鎮決而後黃水北隄決而
水分非水合而隄決也問者曰茲固然矣數年以
來兩河分流小潦即溢今復合之溢將奈何馴曰
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
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
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隄束
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

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於分也 或
有問於馴曰高家堰之築淮揚甚以為便而泗州
人苦其停蓄淮水何也馴應之曰此非知水者之
言也高堰居淮安之西南隅去郡城四十里而近
堰東為山陽縣之西北鄉地稱膏腴堰西為阜陵
泥墩范家諸湖西南為洪澤湖淮水自鳳泗來合
諸湖之水出清口會黃河經安東縣出雲梯關以
達於海此自禹迄今故道然也堰距湖尚存陸地

里許而淮水盛發輒及堰私販者利其直達以免
關津盤詰往往盜決之至隆慶四年大潰淮湖之
水洑洞東注合白馬汜光諸湖決黃浦八淺而山
陽泰州高寶興鹽諸邑匯為巨浸淮既東黃水亦
躡其後濁流西泝清口遂堙而決水行地面宣洩
不及清口之半不免停注上源而鳳陽壽泗間亦
成巨浸矣故此堰為兩河關鍵不止為淮河隄防
也馴戊寅

萬歷六年

之夏詢之泗人曰鳳泗之水蓄於

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蓄也清口塞於高堰未決之前乎抑既決之後也僉曰高堰決而後塞也馴曰堰決而塞築則必通堰決而蓄築則必達堰成而清口自利清口利而鳳泗水下銳意董諸臣築之二月決工告竣而清口遂闢七月隄工告成清口深闢如故禹貢云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按泗水出今山東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西南流至兗州

府城東金口壩從壩上西南流為泗河歷沛縣至
徐州又東南流過邳州會沂水東至清河縣入於
淮沂水出今山東沂水縣雕崖山南流至江南宿
遷北匯為駱馬湖而入於泗宋神宗後黃決而南
遂併泗沂而與淮會矣故昔之東會於泗沂即今
之東會於黃也 淮由清口入海自禹迄今故道
今至清口版沙若門限然欲舍故道而出高堰似
不可也 查萬歷三年工部郭子章勘得水勢洶

湧崖岸漸坍包砌石工長二百二十六丈及查巡
按邵亦於此時行州砌護城隄至今賴之稱邵公
隄按前開工程皆馴未任時事此時淮水竟從高
堰決衝淮揚黃水從崔鎮決出五港入海兩河已
不會於清口無堰可阻無黃可遏其勢如此今之
水漲未可歸咎黃與堰也泗州舊志載元知州韓
居仁撰淮水泛漲記稱大德丁未夏五月淮水泛
漲南門水深七尺止有二尺二寸未抵園甑頂城

中居民驚懼因考宋辛丑之水大此二尺丙寅小
此二尺今取高低尺寸刊之於石以後水漲官民
視此勿驚懼云按韓居仁記此以慰泗州官民良
工之心可謂獨苦且以州守戴州事必無不真者
宋元泗州水患景象如此此時已有高堰官民何
不請毀如其無堰則水漲與堰無預矣今乃歸罪
於堰不亦過乎 或有問於馴曰高堰之築是矣
而南有越城并周家橋淮水暴漲從此溢入白馬

湖寶應縣河水遂溢此與高堰之決何異馴應之
曰馴與司道勘議已確籌之熟矣其不同者有三
而其必不可築者一夫高堰地勢甚卑至越城稍
亢越城迤南則又亢故高堰決則全淮之水內灌
冬春不止若越城周家橋則大漲乃溢水消仍為
陸地每歲漲不過兩次每溢不滿再旬其不同一
也高堰逼近淮城淮水東注不免盈溢漕渠圍繞
郡郭若周家橋之水即入白馬諸湖容受有地而

淮城宴然其不同二也淮水從高堰出則黃河濁
流必溯流而上而清口遂淤今周家橋止通漫溢
之水而淮流之出清口者如故其不同三也當淮
河暴漲之時正欲藉此以殺其勢即黃河之減水
壩也若并築之則非惟高堰之水增溢難守即鳳
泗亦不免加漲矣然則即於周家橋疏鑿成河
以殺淮河之勢何如馴曰漫溢之水不多為時不
久故諸湖尚可容受若疏鑿成河則必能奪淮河

之大勢而淤塞清口泛溢淮揚之患又不免矣

高堰為淮揚門戶隄防不可不嚴修守不可不預
內除石隄三千丈外兩頭土隄每歲伏秋晝地分
守隨汕隨葺似可無虞矣但幫護之法須於冬春
門樁內貼席二層緊細草牛挨席密護毋便些須
漏縫然後實土堅夯則是以樁席護草牛以草牛
護土浪窩何從得來至於密植柳茭葦以為外
護須於水落即種庶免淹浸是在當事者加之意

耳 清口乃黃淮交會之所運道必經之處欲其
通利須全淮之水盡由此出則力能敵黃不為沙
墊往歲高堰潰決淮從東行黃亦隨之而東清口
遂為平陸今高堰築矣獨慮清河縣對岸王家口
等處淮水過盛從此決出則清口之力微矣故於
清河縣南岸築隄一千一百八十丈今又接築張
福口隄四百四十餘丈以防其決蓋為此也工若
甚緩而關係甚大

附 潘季馴條議畧

高家堰當湖
之處中段原

鑲石隄足當風浪其石隄南北隄係上隄歲修無已議照中段一槩砌石令徐州道與河南分司各管砌工以二十一年為始八年之內准可通完中郟志與居士集載宋歐陽修先春亭記其畧云景祐三年泗守張侯問民之所素病而治其尤暴者曰暴莫大於淮明年春作城之外隄因其舊而廣之高三十三尺土實石堅捍暴備災可久而不壞又曰泗天下之水會也先是歲大水州幾溺張侯戾守是州築隄以禦之今所謂因其舊者是也按修曰尤暴者莫大於淮則知淮之為暴於泗舊矣曰隄高三十三尺則知水之高矣大水幾溺州而先後州守惟以築隄為事則知禦淮之策舍隄之外無策矣今查泗州護州隄高不及宋三之一是今之水較宋為甚小矣再查黃河自宋神宗十年南徙合南清河而入於淮而先臣丘濬大學衍義補曰此黃河入淮之始則仁宗景祐三年黃河

尚未會淮業已為泗州暴矣
今乃歸罪於淮或亦可也

二十年正月癸酉漕撫陳于陞巡按御史張舉議
開施家溝周家橋以疏洩淮水河督潘季馴持不
可辛巳遣工科右給事中張貞觀勘泗州水患開
浚工程按前明自萬歷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以淮
為泗患中外諸臣議論紛錯勘河科臣張貞觀進
關海口治鮑王二口之議科臣黃運泰主事樊兆
程陳浚五港口之策或謂腰鋪可開或謂老黃河

可復而臺臣高舉請築周家橋滾水石壩兵之臣
遂請決高家堰其大指歸於疏淮以安泗疏黃以
導淮必盡芟築隄防運之成說效鑿空訪尋之心
計至楊一魁張企程條議出所謂分黃導淮者仍
導淮出清口合黃入海實因潘季馴舊蹟而稍分

河淮之勢云

附

潘季馴疏畧

水性不可拂河防不可弛地形不可強治

理不可整人欲棄舊以爲新而臣謂故道必不可
失人欲支分以殺勢而臣謂濁流必不可分霖霖
水漲久當自消

巡鹽兩淮御史王明疏畧

淮為泗患漕極陳于陸欲開周

家橋以疏之使遂開則六州縣生靈為魚四百萬
漕糧俱便而三十六萬鹽場其沼矣宜令河臣上
尋舊支而殺其勢下湍舊口而
廣其途勿苟且目前貽後日患
戶科給事中耿隨

龍疏畧

泗州若水議疏周家橋施家溝以高寶二
湖為壑將運道民業立盡臣曾令寶應聞

見頗真夫黃河自徐邳直下東折入海淮亦東北
趨會之無所經過故不病泗也自黃奪通濟牐橫
於南淮遂不得東因溜泗州為患又黃之奪牐南
也寶湖受淤淮無所洩運道遂不可守欲弭河患
非復通濟

分司郎中黃曰謹疏畧

高家堰與周家
橋相接一隄也

堰以內與橋以內之水相連一淮也使周橋可開
則高堰何所事守高堰必守則周橋斷不可開故
開周橋者乃開堰之別名也水之就下性也周橋
地形與高寶諸湖高下勢甚相越誠開之是導以

建統之勢矣彼得其勢則流必急流急則一瀉千里孰得而禁之故謂周橋開而淮不盡東淮盡東而黃不復躡必無之理也高寶諸湖四時彌望連天所恃一線漕隄為之保障若引淮入湖則淮水之浩蕩無涯湖而之容受有限不至決裂湖隄而奔潰四出不止也又淮之入湖也易湖之入江也難何也湖隄以外地形窪下與江面不甚昂故令道江之路晝夜宣洩而湖水不見大消使復益之以淮源源不竭則七州險不界而為治乎

王乾清周橋牖說

萬曆二十年

大張總河楊公建牖以洩一時暴流稍平即閉從末常開前賢亦云東去最宜開海口西來切莫放周橋蓋周橋開而海口塞黃過淮也周橋閉而海口通淮刷黃也淮出清口刷黃濟運則涓滴皆為利益淮入湖內潰隄病民則涓滴皆為害源若內湖增一分潰隄病民之淮則清口便減一分刷黃

濟運之淮故周橋啓
閉利害不可不察

顧雲鳳開施家溝周家橋議

畧

淮山清口以至安東雲梯關入海卽禹貢所謂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故道也自

神禹以來未有改者蓋氏誤以為排淮泗而注之
江則朱子已辯之矣夫淮之趨高寶似便其東流
入海似稍迂迴神禹之智豈其不出此與而漢陳
登入蔡高堰以防之迄今沿河能臣守其舊而不
護抑人何說也蓋水以海為歸者也高寶信下也
其東南濱江濱海之處則曰廣陵曰海陵曰蜀岡
又曰阜曰嶺不可殫述皆以高亢得名水無所出
卽有所出而江湖海嘯互為吞吐故瓜儀之有四
肺者非徒節其出抑亦制其入以此思之則江湖
之水勢可知宜洩之難易又可知淮非由清河安
東以入於海別無可為歸宿之地矣而後之人又
虞其泛溢而四出也故又遏之以堰語曰障百川

而東之高家堰者障之之說也譬之人焉徇一時之便而養之靡不若審血脈之宜而周其適不待智者而後辯也武墩諸牐之水每秋則流冬春則涸高寶湖隄猶得乘其稍涸之時而施其補葺之計今施家溝常水涸之時已與武墩諸牐同其用矣若更從而闢之是使淮泗無餘蓄而高寶無餘地矣水無時不滿湖無時不漲隄之坍塌即欲修築無所措手況高寶諸湖不過盈溢而止耳平時先已盈溢又何以容暴發之水乎蓋嘗譬之淮泗百石之甕也高寶諸湖升斗之甕也芒稻河杯勺之斟也以甕之腹而欲受甕腹之所受其數不勝也以甕之口而欲出甕口之所出其數又不勝也滿則溢溢則傾傾則散漫旁流不可收拾即欲復歸之甕而宣洩由我不可得已好事者倡為濬開武家墩高良洲周家橋諸牐之議先實諸湖之腹水無所受故一雨而即盈耳向使施家溝之議早

定則此時湖已出於隄上即錮之鐵豈能無潰潰
則運道安在無問民矣猶木也此一淮水耳入湖
之分數多則入海之分數少而淮弱矣淮弱則黃
蹶其後而清口淤矣異日者入湖而湖不能容入
海而海不能入將滌迴泛濫合盱泗高寶而為一
此其滔天之勢為害不更烈乎涓涓不塞將成江
河而況滔滔不止何難陸沉哉昔白馬汜光甃社
邵伯諸湖始河嘗不分而今安辨其為某某湖也
則泛濫之明驗也古今治水莫如禹禹所治莫大
於江淮河漢其萬古不變者則萬古無患惟齊桓
公塞九河為一河淤八流以自廣遂為萬世無窮
之害所幸江淮尚仍禹舊奈之何輕變古而更生
一患哉王介甫欲洩梁山泊之水以為田而憂水
無所貯劉貢父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貯此水矣
介甫大笑而止今者必欲使洪澤卑陵化為桑田
高寶與秦化為魚鼈而其究且復病運是齊桓之

過計而貢父之所媿笑也議者不察輒文其名曰導淮夫導人者當導之於正而不當導之於邪導淮者當導之入海而不可導之入湖湖非民田乎又嘗譬之淮為泗患淮即泗之寇也為泗計者宜逐之出境而誘之四出使抄掠內地可乎黃為淮患黃即淮之寇也為淮計者宜堅壁以待而預自退縮使黃得乘勝長驅可乎況今淮黃且合從而至也上不圖守之於要害下不圖洩之於尾閭而今日曰撤堰明日曰開溝是不知割地之難於自完而滅虢之終於取虞也

二十三年淮水決高堰高良澗郎中詹在泮等嚴督官夫築塞仍加石甃砌河督楊一魁勘河禮科給事中張企程等條議分黃導淮事宜十事從之

附
楊一魁等條議畧

一議裁新隄以免壅潰蓋築隄所以障淮而恐以汭為壑

新隄可以議裁而恐裁去太多或貽後悔且應量裁數段以洩淮漲仍開瓜儀二廂以分高寶之害庶上有洩而下有歸也 一議開清口以導淮流清口為淮出之門而苦為黃壅今雖挑浚猶恐水分勢緩泥沙復入合議歲修以固永利 一議浚海口以免內漲蓋黃水剛灌正以海口為阻即分黃工就而伏秋水漲勢恐復淤則石碮口廖家港白駒坊諸處海口金溝芒稻河宜乘時開刷以為預固酌量工程修舉者也

按此條議十事內今但載導淮三事

備考

二十四年分黃導淮工竣南河全考總河楊一魁

行委郎中詹在津等開桃源黃壩新河自黃家背
起至五港灌口止分洩黃水入海關清口沙七里
建武家墩涇河牖洩淮水由永濟河達涇河下射
陽湖入海又建高良澗減水石牖子嬰溝周家橋
減水石牖洩淮水一由笠河下涇河一由草子湖
寶應湖下子嬰溝俱通廣洋湖入海仍恐淮水宣
洩不及南注各湖為患又挑高郵茆塘港通邵伯
湖開金家灣下芒稻河入江以疏淮漲按金家灣

在邵伯南五里許迺通芒稻河入江之捷徑也

是年既開一十四里以至芒稻河復建減水石牖
三座由芒稻河道江一十八里亦建石牖一座於
是河淮有所宣洩云揚州府志萬曆二十三年上
發帑金五十萬役山東河南江北丁夫二十萬明
年秋工告成淮果出清口而水患以寧是役也當
潘公季馴導治未久淮黃尚由故道特黃以暴漲
侵淮稍分之足以殺其勢功不在導淮也而周橋

之開為厲階焉

二十五年臨淮知縣陳民性建議同指揮趙允昌
申請築濱淮石隄以捍淮水鳳陽府志此隄至萬
歷二十七年知縣蕭如蕙告成東西三百一十餘
丈亘如長虹全城賴以無恙

天啓元年淮安雨積旬淮黃驟漲數尺築高堰武
家墩等處總河陳道亨躬親課工照段拆修浪窩
盡塞至明年工竣

崇禎四年淮黃交漲河臣朱光祚議開高堰三牖
大理寺丞吳姓編修夏曰瑚等合疏爭之事遂寢

附

吳姓等疏畧

高家堰北當淮泗之衝南扼漕湖之吭地形最為高峻而淮揚兩郡

及高寶興泰山鹽各州縣地居下流所謂懸水數
仞建瓴之勢也東北保障全藉此堰是豈可輕議
開洩者近日建義諸口踰則未塞民田盡沉水底
三牖一開勢必以淮揚為壑行見淮泗諸水瀉
東注將高寶漕隄蕩為湖海運船絳挽無路則數
百萬糧河由而建京師各鹽場盡被濟沒則百餘
萬鹽課其間諸水濱乎數百萬生靈悉為魚豢則
數百萬粒稅誰為供輸乎高堰建牖自萬歷二十
三年始未幾堙塞今高堰日就圯壞有地方之責
者方急議修築而可輕言開濬乎臣等生長淮泗

之鄉習知地方利害之原乞廣集衆
論熟計利害國計民生胥賴之矣

江南道志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江南通志卷五十五

河渠志

淮二

國朝順治九年戶部左侍郎王永吉陳導淮入海事宜

附王永吉疏畧

治河必先治淮而導淮必先開海口按黃水自邳宿而下至清河口

淮泗之水聚於洪澤湖亦出清河口會黃東入於海然黃強淮弱勢不相敵淮泗逼而南趨直走四百餘里出瓜州儀真方能達江一線運河收束甚緊即有大小肺河沿途宣洩而海口不開下流壅

塞來水無窮去水無路所以河隄潰決修築歲費金錢海口之當開固時刻不容再緩者也查海口之在興化縣境內則有丁溪塲劉莊塲神台塲寥家港白駒塲之斗龍港等處在泰州境內者則有河梁塲之茅墩港草堰塲之鴨兒港近丁溪塲之馮家壩合洋溝等處以上諸口俱被豪棍鹽徒漁利阻塞間有開者亦以口外築壩橫欄水不通行若在鹽城縣境內者縣治東南則有石埭海口西北則有天妃海口先年俱各造有石牖又有姜家堰海口流出推船港先年亦曾議造石牖以上三處係淮揚六州縣洩水要道今石埭牖既稱逼近城郭不利風水而天妃姜堰二口復被附近奸民將牖門實塞河口填平滴水不通咽喉重地歲歲陸沉害民病國關係匪輕而未即舉行者其故有二一則恐奸徒造言阻撓然萬水東流勢必趨下沿海州縣各有海口乃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行

新
水河港皆有舊蹟近因湮塞未免淤淺開鑿深通
還其故道豈屬勦舉况先年舊牘已圯者加工修
葺未造者量議增添題定牘官牘夫以時啟閉有
利無害固灼然無可疑者也一則因河道甚長河
帑有限工料既難措處民夫復奉

新旨不許僉派凡事甚多掣肘然海口既開則河隄不決
修牘造牘之費較之塞決修隄孰多孰少若挑濬
淤淺需用人夫動輒數萬自當州縣協濟豈能盡
動官帑百姓自救身家何辭力役此一勞
永逸之計固士民所心悅而樂輸者也

康熙七年

欽差大人會同河漕二督臣勘議修築翟家壩情形按
高郵州志云翟家壩屬山陽縣在周橋迤南接盱

昭縣界長二十五里北高堰石工低二尺許中有古溝深不過尺許舊有石牖亦有石限止留四尺水頭水入民田不通河路近因淮水衝刷年久低陷私鹽漁戶偷窆成河淮水徑入寶應湖匯於高郵歲決漕隄為患揚州府志云順治十六年歸仁隄決康熙元年歸仁隄再決時部司有開周橋牖者淮水大洩而黃河逆入清口又挾睢湖等水從歸仁隄決口入與洪澤湖相連直抵高堰衝決翟

家壩流成大澗九條其水東注悉歸諸湖淮揚自是歲以災告又按康熙三年淮溢武家墩高良澗之後以障淮劄黃為定策復議修築翟家壩至是年奉

旨令山江高寶四縣民合修復

詔遣重臣會同河督漕督踏勘明白諸臣覆奏稱翟家壩至周家橋三十里在高家堰南地勢高亢原無隄埝為天然減水壩水漲聽其漫溢仍責令高寶等

縣之民但填平衡開決口不許一槩加工增高以塞水路此瀕淮州縣志所載之大畧也

九年御史徐越疏陳高堰關係最重請大修堅築

附徐越疏

臣向請修復歸仁隄石工使由白洋河入黃者不止以清刷黃實為截住高家

堰西北水勢使此堰僅受西南淮水而為運道民生一大屏障也今因歸仁隄工尚未舉而此堰黃淮並受前報巨浪搏擊已壞石工六十餘處而全堰幾至潰決其洪波橫流排山倒海已衝開淮揚一帶數十餘處決口遂至城郭僅存闕廂陸地有水高丈餘者萬一高堰突有疏虞尚復有淮揚數十州縣之城郭乎而况民生乎尚復有漕河運道可以飛輓乎而况鹽課與商稅乎則此堰之關係

如何重大此堰之保障如何要緊故臣今不得不
亟陳高家堰也高家堰石工曩皆鑿石扣準鎔鐵
灌釘後來年深日久各處有朽裂從未大修經今
年一番波浪衝擊動搖處處罅損若不亟議錢糧
預備物料乘今冬水勢少落之一時大修堅築明
年西水漲發臣愚竊慮此堰萬難倖保堰若失守
淮揚數十州縣城郭廬舍百萬生靈俱屬波臣運
道梗廢京師重地所繫需歲漕數百萬石何道輸
轉且雲梯關之海口全賴黃淮二河併力衝刷一
決高堰清口必淤止餘濁流一股海口必塞下壅
上潰即今日之大修兩河工程勢必仍歸潰壞此
高堰之利害不僅僅在淮揚而實有關於天下者
也

十二年淮黃水溢決高良澗又決清水潭

附布政

使慕天顏備陳黃淮全局疏畧

高家堰捍衛洪澤蔽於淮城之南迤

西則連高良湖翟家壩中設周橋牯其地比高堰稍亢故壩牯亦比高堰稍低蓋夏秋淮水盛發高堰必危高堰危而淮地陸沉矣故不使翟壩增高正欲從壩滾水出汜光白馬高寶諸湖不惟厚泗之漲潦可消抑且高堰之築工永固及至水平壩面即閉閘不流高寶漕隄亦無傷害往昔防河如此周密祇因康熙元年間南河工部分司吳煒擅開周橋奸商利通私販往往盜決翟壩諸處以致淮水端下諸湖盡已盈滿及桃花水漲湖不能容浪擊風摧漕隄大壞清水潭之決所從來矣淮水既東黃躡其後濁流西汴清口遂埋清水漸微黃力愈悍灌入天妃牯沙隨水漫而運道淺塞矣黃淮相背淤沙罔滌雲梯關入海之路日墊日高下流哽咽而上流四潰必然之勢也淮瀆自桐栢十

溪萬壑匪為洪澤湖注出清口其水會黃入海者十之八引資漕渠者十之二唯清口無病則湖水直瀉而北勢盛足以敵黃而黃沙不致倒灌運道惟海口無病則黃水疾趨而東其勢迅激自無淤墊之阻而奔流不致橫潰四決此以清制黃用水治水千古不易之法也

十五年淮黃水溢復決高家堰淮安府志是年決武家墩版工一處高家堰石工一處高良澗版工二十七處是年修築武家墩西隄河防志武家墩東西隄明季行運新河隄也

十六年河督靳輔大挑清口爛泥淺引河四道及

清口以下河道直達雲梯關又於關外築東水隄屬之大海遂塞于家岡武家墩高家堰諸大決口共十六處

又建真武廟東攔河壩

長三十丈

河防志因新河不復

行運築壩河上以便往來

十七年勅築周橋翟壩隄工二十五里塞高良澗等大小決口二十五處自是淮水始歸故道

又築高堰大壩外越壩

長一百八十一丈五尺

靳輔治河書

洪澤湖在山陽之西南北距大河東俯高寶諸壑
淮水遠自豫省復挾汝潁渦汴羣川之水匯而入
焉滌洄激蕩惟下之是趨而其地東北為下趨而
北則出清口而達於海趨而東則高寶諸壑滔天
而淮揚之民其魚矣漢末陳登為廣陵守大興水
利首建高堰障其東而使之北淮南千餘里地無
沮洳後世治水者皆守其舊而不變自唐以來南
北通運至宋黃又徙而南湖日寬廣成巨浸而是

堰之所係愈重慶歷間一修於發運使張綸明初再修於平江伯陳瑄至萬歷間河臣潘季馴復大修之且砌以石者三千餘丈愈鞏固焉顧西南一帶自周橋至翟壩三十里空之而弗隄曰此處地形稍亢天然減水壩也但當時湖底深而能納雖不築隄湖水常低於岬面惟遇異漲始溢而出故季馴又曰周橋漫溢之水為時不久諸湖尚可容受也迨黃流倒灌之後湖底墊高湖水亦因之而

高況決口九道淌刷成河地形愈陷以愈高之湖
放愈陷之地於是此三十里稍亢之區昔所稱漫
溢不久者今且終歲滔天東注而不止不特清口
之力分無以敵黃而淮且反引黃水以俱東二瀆
交騰高寶諸湖盈科而不受此清水潭所以大決
而不可塞而下河七邑遂同溟渤也臣奉

命大修將諸決盡塞自清口至周橋九十里舊隄悉增築
高厚并將周橋至翟壩三十里舊無隄之處亦勅

隄之蓋今日之地形水勢與明萬厯間大異即使
季馴而在今日亦未有不隄者也然仍舊減水者
六處計二百丈壩之而弗隄何也湖水之高於黃
水者常五六尺若一任其建瓴而出則所蓄無幾
一逢旱亢上源微細既不足以濟運更恐黃水之
乘其弱而入故爛泥淺一帶湖灘昔人稱之為門
限今不使盡闢欲清水常留有餘然設遇大水連
旬洪波驟溢清口一道之所出不勝數百里全湖

之漲勢必尋隙而四潰故隄以防之不虞之溢復
壩以減之然後節宣有度旱不致於阻運而澇不
至於傷隄也雖然洪澤周圍三百餘里合阜陵泥
墩萬家諸湖而為一又上受全淮之委空濛浩瀚
每西風一起怒濤山湧而以一線之長隄捍之浪
頭之所及土潰石卸雖歲歲增高培薄終不能禦
竊思水柔物也惟激之則怒苟順之自平順之之
法莫如坦坡乃多運土於隄外每隄高一尺填坦

坡八尺如隄高一丈即填坦坡八丈以填出水面
為準務令迤斜以漸高俾來不拒而去不留是年
秋黃水大漲奇風猛浪倍異尋常而洶湧之勢一
遇坦坡而其怒自平無所逞其衝突始知坦坡之
力反有倍蓰於石工者故障淮以會黃者功在隄
而保隄以障淮者功在坦坡也唯是填積坦坡以
來垂及十載風濤之所汕刷平鋪卸去離隄已四
五十丈矣若用帑填積既所費不貲又工程難見

應每年著河兵歲夫逐漸加工立為定制每歲隄
工一丈填土二方務使所增之數適稱所耗之數
則善矣久而久之離隄百丈之內必漸墊而高因
叢植柳蘆茭草之屬俟其根株交結茂盛蔓延則
雖狂風動地雪浪排空終不能越百餘丈之茂林

深草而潰隄矣

附多弘安修築高堰隄工記

高堰
在山

陽縣之西南所恃以砥淮泗之衝流奠淮揚之墊
溺者於是乎在蓋淮水自桐栢而下合汝蔡淝潁
諸大川及淮南七十二山谿之水而抵泗盱匯洪
澤出清口以匯於黃歷安東雲梯關入於海苟任

其水清流疾保無壅決之患也惟黃河挾數千里奔騰之勢其力足以遏淮使淮少弱則將却流而東潰高堰決淮揚勢所必至也淮既旁趨濁流即內灌裏河淤塞運道且黃乘淮後并勢南趨則清口之流日緩海道之淤日積黃淮交橫於淮揚千里之間而運道遂茫然而不可問矣是病淮而併以病運者莫如河而敵黃即所以利運者莫如淮故治淮乃治河治運之先務而治高堰尤治淮之首圖昔人以高堰為淮揚門戶職此故也予以山盱壩堰同知受事於康熙十六年之二月謝事於二十一年之六月凡竭蹙於河事者五載有奇雖胼手胝足不敢言勞而述水勢紀成功以告後之有事於斯堰者亦有司之職也於是計其所施功之地曰武墩決口為丈七十有七曰高堰決口為丈一百八十有餘曰六安溝曰侯二門曰孫家西北曰孫家西曰管家西曰小黃莊曰小黃莊南曰

宜興集曰鄧家馬頭曰周家馬頭曰周家西曰高梁澗曰楊家馬頭凡大小決口二十為丈者四百七十有三曰三壩南曰四壩北曰陳家西曰單家西曰六壩南曰朱家灣北曰周橋牖廟後凡決口三十一為丈者五百有八曰翟壩至周橋以里計者二十有五皆與高堰相為表裏之隄防也自清口至雲梯關數百里葭葦榛蕪此而不疏將高堰之隄防雖完而淮水之歸途猶阻恐終將旁溢而為患耳况以黃流駕淮濁沙淤墊而淮出清口之故道如爛泥淺裴家廠皆壅塞成渠其何以疏達淮流於是乎核深計淺以治爛泥淺諸故道裏河為漕運咽喉日久不濬則無以容淮流而致他變於是乎畫地分段算方刻期以治運河并修築兩岍及雁翅諸工此又與治淮相終始之工役也溯其施工之時則十五年黃淮橫溢衝決高堰二十四處并潰高寶運隄在予受事之先而予之始事

於武墩次事於高堰在十六年皆三閱月而告竣
次事於六安溝諸口自十六年仲夏至十七年春
杪凡十月而告竣次事於翟壩周橋自十七年冬
至明年八月而告竣蓋予五載之間其櫛風沐雨
蒙霜冒暍構葦水濱身行泥淖中者凡三載至十
九年秋於是諸工次第告成二瀆順軌頓還舊觀
回思當日波濤山立風雨怒號旁觀者魄震魂驚
面無人色予亦茫然未知所稅惟是殫心竭智大
聲疾呼以與風浪爭衡於危急存亡之際者固不
憚以身殉之而其最烈者則十六年之秋淫雨不
休西風大作十八年之冬久雨之後繼以大水忽
發颶風狂煽五日之間水高冒堰一綫長隄危同
懸縷于終日跣行驚濤過額水結腰領間不知也
事後思之曾何異強敵當前石矢交下而獲保無
虞抑亦幸矣此其經畫指授則皆出自河憲靳公
如武墩一口洶湧騰沸久無成績公甫視事即命

於下流稍緩之處直築攔河大壩一道壩成再堵
決口於是人力可施及水勢漸平遂獲奏功高堰
之決也隄之內外湖波蕩漾畚築無所施公檄造
土船數百給庸募夫葦木草束一時俱辦事賴以
集又往時運口在甘露城旁尤屬黃淮交會之地
故每值黃水盛或西北風起未免倒灌歲有閉牖
築壩之煩公相度形勢命予酌改運口於爛泥淺
之上挑河一道緊接淮水遠避黃流外築大隄以
通牽輓又築橫隄以防河漲自此黃河無逆入之
患而運河亦免歲挑之煩矣至翟壩以至周橋成
河九道蓋明萬歷間有分黃導淮之議致淮之旁
流愈多正流日弱刷沙無力黃流益橫淤沮運道
所由來也公於十六年冬命予加築大隄於一帶
湖陂又塞周橋高澗牖座仍於隄外增築坦坡以
固隄址使清淮涓滴無所旁洩而蓄其全力以攻
久積之淤沙凡諸碩畫雖昔平江諸公不能過也

予皆仰稟成算幸無墮越而至於惴惴小心夙夜不遑則不敢以不勉在工諸員大小不一予不以體勢相臨惟以情意職事交相勸勵共襄乃績他如挑土鑿埽工多則費帑工少則廢事予每先期一日行諭村民每夫給銀四分以砲聲為期畢集工所埽下即散故得不靡帑而事辦其有決口既多取土為艱者予往來督視就水消土露之處令遠者以木為橋度水挑運以濟舟運之窮稍近而水淺者令於水中填出土埂千餘道以濟橋木之窮至堵築肯綮尤在中泓合龍之際勢將收則水勢洶湧十倍於時下埽如雨軍對壘事爭毫髮苟或人料參差患在走埽一埽既動諸埽從之予惟先事而戒罔或弗備閉泓之日間值風雨則揮從却蓋露立水次不使有一夫之懈夜則倍其工食勤則加其犒賚故人役之效命蓋亦鑒其誠焉要皆天子之休福河憲之訐謨小臣獲告無罪不勝厚幸謹

聖

天子

記如左凡在工各員備著勞績
並勒名碑陰以志共襄王事云

十八年河督靳輔疏報崔壩合龍奉

旨據奏崔家壩成河九道盡行閉合龍門具見殫力籌畫
有裨河務深為可嘉

十九年復大挑清口爛泥淺裴家廠帥家莊引河
四道勦建周橋高良澗武家墩唐梗古溝東西減
水壩共六座淮安府志是年大挑引河四道皆成
大河淮水始全出清口暢注會黃

二十二年築南攔河壩

長三十丈

河防雜說自山陽

縣武家墩北歷高家堰高良澗周家橋古溝唐梗

至盱眙縣翟家壩一帶隄工有石工椿工土工共

長一萬五千六百四十四丈六尺內惟高家堰最

窪康熙二十二年伏秋大漲之際高堰水深一丈

二尺有餘石工頂上水深數寸或一二尺不等椿

工水與管木相平即有簽椿極高者亦不過露頂

尺餘若以前當此異漲則頃刻潰決東洩而是年

歷八月之久得保無恙者一則恃挑工加築之子隄尚高過水面三四尺不等人夫有立足之地可以用力修防也一則賴挑土填築之水內坦坡擁護隄根石縫不至過水石工之內尾土無蟄陷之虞石工之外風浪有消殺之勢椿不至於拔起土不至於全傾也一則藉減水壩六座隨長隨減水深至一丈二尺外而止不至更為加長也各工俱濱臨洪澤大湖所以捍一望無際之水須於頂衝

之處預備物料加意堅築以圖永遠又自武家墩
北至翟家壩隄工每每上年加高一尺則次年湖
水亦必加長一尺仍復漫隄而過是以前朝潘季
馴將古溝翟家壩二十餘里之地不築障水大隄
止加三尺高之小堰使水小之時由湖下注水大
之時漫堰而去也然明時黃河尚深湖水易出近
來黃河墊高往往頂住湖水不得暢注故不特三
尺高之小堰皆衝洗無存而又衝成河九道高良

澗高家堰一帶之樁石工亦復不時潰決於是清
水潭隨圯隨塞築而復圯今於臨湖一帶修建減
水壩六座計其洩水之地武家墩壩長十丈高家
澗壩長十丈二尺周家橋壩長十四丈古溝壩長
三十四丈五尺古溝西壩長五十三丈五尺唐梗
壩長四十八丈二尺當高堰湖水止深八尺以上
之時雖建此六壩可使湖水涓滴不洩以為敵黃
之資及湖水長至八尺五寸以上始從壩底漸減

方二十二年淮流滔滔下注歷八月之久而隨長
隨減不至壅積漫隄者實此各壩減水之益但湖
水長至一丈二尺外再欲加高修防費力再添建
五十餘丈長之減水壩一座即使將來湖水極漲
之時深不出一丈二尺之外多一處減水自然不
致壅積漫隄且易防守也

二十三年十一月初十日

聖駕南巡閱高家堰工

上以風浪利害

問河臣靳輔照黃河險工下大埽防護如何靳輔回奏云大埽亦總為大浪掣去庶幾下丁頭埽攬護亦要每年修補

二十八年

聖駕南巡

諭高堰石工著修理

三十年

命博濟李光地徐廷璽勘閱河道

三十一年二月工部議覆戶部侍郎博濟等疏內
應准修理高堰工程奉

俞旨行附工部覆奏畧

博濟等疏稱高家堰減水壩六座內有古溝東減水壩底被水衝損

其三官廟等六口向來下埽今改竹絡已完三處尚有未完應令照此修完七里閘雁翅以內底石被水衝損二丈有餘應令河臣速行修理
太平牖并傍東水壩仍應令酌量開放

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旨高堰障淮敵黃關係最為緊要若使隄內受水則內外
浸灌衝激甚屬危險高堰之隄不固雖另增隄數層有

何裨並這運料小河增加隄岬無用高堰應作何加修
以期永遠堅固應遣大臣前往察視

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着張玉書圖納去

三十四年勅築鹽壩

長五十八丈五尺

三十五年河臣題兩河見在情形奉

旨着江南總督漕運總督江寧安徽巡撫公同速行會勘
確議具奏奉

青河工關係重大這會勘應修築工程俱著照該督等

所題作速興工該部即將錢糧撥給督臣等議畧

清查

口為黃淮門戶引清敵黃所係甚大祇因爛泥淺
帥家莊裴家場三道引河勢分力弱每逢倒灌動
輒淤墊應從大墩接築長隄挑濟裴家場引河逼
令全湖之水匯歸出口併力敵黃自清口歷武家
墩高家堰高良湖徐壩以至崔家壩除小黃莊以
南新石工見興砌外其武家墩元帝廟後隄工卑
窄昔為沙灘今成巨浸急應加幫高寬舊石工五
千八百餘丈內倒卸石工八百七十八丈急應修
砌又石工頂上排椿之內加以木版填築土方再
於堰隄之上已築子隄者普而加高未築子隄者
一律加築隄裏內戲臺雨淋漓亦應如式酌修茅
家園等減水六壩應加修砌并添設磯心建置牖

版淮弱則下版蓄水以敵黃淮漲則啟版減水以
宣洩崔壩一帶隄工低窄不堪今秋異漲漫隄過
水均應
加幫

三十六年築山清交界東攔河壩

長四
十丈

河防志因

每歲修葺西隄築此以便取東岸之土

三十八年三月

聖駕南巡閱視高家堰

諭大學士伊桑阿等朕念河道國儲民生攸關親行巡幸
由運河以至高家堰運口等處留心細閱見運口太直

黃河倒灌蕪之湖水淤墊以致清水不能暢流各河與
洪湖之水如何得能敵黃若將清河至惠濟祠掃灣由
北岬挑引入惠濟祠後入河而運河再向東斜流入惠
濟祠交匯黃水如何能得倒灌今應將清口之西壩臺
加添挑水壩修築堅固加長過於東壩臺將清口安置
裏邊洪澤湖擇其水深之處開直成河使湖水流黃河
灣曲之處直挑引河使各險處不得受衝

四月二十四日河督于成龍協理河道府尹徐廷

壘奉

上諭高家堰速速修完下河田地不過一二年可以見出

九月十三日

上諭今歲朕南巡看得黃河逼近清口黃水每多倒灌以致淤墊洪澤湖水不出自高堰各壩流入高寶諸湖自高寶湖流入運河以至下河田地盡被淹沒淮揚所屬錢糧雖頻年蠲免賑濟動帑修理隄岍羣黎尚在水中朕深為軫念遂諭于成龍動帑挑濬洪澤湖出水隄岍令其完工近

差工部官員前往查勘清口仍然淤墊洪澤湖水仍東出口隄岍尚未告竣等語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隄工并運河隄工雖加高厚均屬無益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此河如不可挑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濬之處大學士九卿詹事科道會同看閱河圖速行詳議具奏張鵬翮河防志大學士等會議得黃河逼近清口是以淤塞應作速挑浚不可不將黃河移遠應請

勅下總河于成龍等將清口挑濬令其出水或將黃河移

遠清口或即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加挑濬詳看
趁今冬急為興工不至水長之處定議具題總河
題覆九卿復議得河道總督于成龍等疏稱清河
縣石人溝以上沿河盡係淤泥深有七八尺餘不
等人夫無立足之地難以施工臣等再四思維竊
以黃河大溜勢若排山若遠移改挑工大費繁且
清口對過北岬一帶積水淤沙畚鍤難施臣等見
挑裴家場爛泥淺等引河不日可竣又堵閉唐埂

等處減壩應俟各壩堵塞之後使湖水不能東洩
引出敵黃以免淤墊之患再將董安國所挑引河
復加挑挖挑水壩再為接築黃水由引河而趨北
岍可無倒灌之虞至於遠移改黃之處統俟湖水
出後酌定形勢另行奏請遵行相應均如所題動
帑挑築奉

旨依議附 户科給事中張睿疏畧

皇上命前河臣董安國等將黃河灣曲處挑引水河一道
使水直下遠避清口免其倒灌此非臣下意計所及但

新挑引河必俟水汛大發始行開放則刷沙有力不致復淤恭讀

上諭

清口甚為緊要如不將清口挑濬湖水不出高堰隄工并運河隄工雖加厚均屬無益真洞鑿全河瞭若指掌臣聞居民傳說中河水從仲莊出口建瓴之勢逼溜使南是以直射湖口不獨清水難出而黃水反易入則欲挑濬清口不得不藉中河之水以制黃河之水矣又讀

上諭

謂將董安國所挑之河再行挑濬或將清口迤北遠移挑濬之處速行詳議臣恭繹再四有分黃導淮之法蓋黃分則勢弱清口不當頂衝從此疏浚不難其分黃不必另闢河通於仲莊隄下之中河自清河起至山陽草灣止約長七八十丈挑寬至二十丈上口縷隄窰通使黃水由此分濶下口亦窰通縷隄仍歸大河會流入海再於縷隄上下口建立數版石牖以時蓄洩則中河由此去黃河亦由此分

北岸水勢既殺南岸水勢必趨而北董安國所挑新河自可刷深直下再清口去其淤墊引湖水暢洩不獨清口東下刷黃濟運而唐堍六壩過水漸小周橋程壩亦易修築閉塞庶免下河昏墊之憂如云河不兩行分則力弱緩則沙停非所論於清口以清刷黃原取其弱以水攻沙不患其停况建壩又可蓄洩也奉

俞旨下河臣議行之

十月二十日總河于成龍等疏陳兩河隄岨修治

情形奉

旨朕撫御寰區愛養兆民視同赤子務期無一人不獲其

所比年淮揚所屬地方罹于水患百姓田廬俱被淹沒

生業蕩然朕懷深切軫念屢經蠲租賑濟乃黃河墊高
清口底下淮水不能流出百姓仍被水災弗獲寧處念
此淮揚數州縣生靈豈可不急為拯救乎今海內無事
淮河工最為緊要水患未平民生失所朕用是時厯於
懷若何修理河道以濟生民爾等九卿詹事科道各官
亦宜念切頃聞南省來人云黃水比淮水高一尺有餘
若將高堰隄岸增加堅築以束淮水使刷黃而行亦似
有益但淮水渚聚而黃河桃汛又至則高堰危險亦未

可定今或堅修高堰隄岍以東淮水使之刷黃或移清口於清江之左右或另濬河道以通舟楫俱宜一一講求此事關係甚鉅爾等會同九卿詹事科道等官細閱河圖詳議再將二本一并議奏 廷議令河臣詳勘定議奉

昔河工關係重大豈惟另尋河道不可得從新勦作亦屬繁難高堰隄岍縱多方堅築清水亦不能出今惟當議移清口於他處兩岍俱用石工堅砌使清水流通朕南

巡時曾以另開清口面諭于成龍于成龍亦奏稱淮水可從武家墩向清江浦移改此事著總河于成龍及府尹徐廷璽會同河道各官詳看清口當移於何處所用石工等項作速辦備著即詳議於歲前具奏餘依議

十二月十七日工部等衙門會覆侍郎常綬等疏
奉

旨若將高堰減水壩堵閉建造滾水壩土隄加幫高厚則湖水必高黃水又大湖水不出之時高堰隄工危險而

泗州等處必至水淹着大學士九卿詹事掌印不掌印
科道會同確議具奏

三十九年三月工部等衙門會覆兵部尚書范承
勳等疏奉

旨這挑浚運料小河將何處水引入水又從何而出並未
聲明這事情并武家墩等處隄工事理俱行文范承勳
等會同總河于成龍等詳細速議具奏 會議得高堰
隄工武家墩至小黃莊即日興築惟是清口黃流

倒灌見在打壩禦黃若遽將周橋至棠梨樹內三壩全堵淮水無處宣洩而壩口之隄單薄必難捍禦議暫留夏家橋一壩再於棠梨樹以西暫築裹頭草壩備伏秋漫溢水消堵閉六壩一帶地方最為危險修防刻不可緩其再挑引河一道應俟清水河出之時兼工挑挖 部覆均如所議仍請將黃淮兩河并高堰作何修治裨益運道民生之處或別有善策令前往河工大臣河道官員公同詳

議奉

旨這本內事情着行文前往河工尚書范承勳等會同河道總督這所議可否伊等意見又復如何之處速議具奏將董安國所挑引河再行挑濬堵閉黃水倒灌清口之日或將清江舖堵閉及查看修理更樓決口等工着侍郎常綬前往看閱具奏

四月總河張鵬翮疏請開張福口引河並建舖廷議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速行附張鵬翮疏畧

清口為黃淮交匯之處目今糧艘北上最為緊要今河身

淤墊竟成平陸清水隔絕不通獨有黃水流入運河深不過三尺五寸四尺不等茲部臣常綬議築攔黃壩糧艘過盡竟行堵塞使黃水不入運河再將裴家場三處引河開浚廣寬深通引清水入運河是亦權宜之計臣相度形勢博採輿論僉云黃河北裴家場引河身高爛泥淺係流沙旋挑旋淤裴家場與帥家莊相連不遠即開浚深通當夏秋黃水大長力強之時引河清水終虞力弱不能相敵應於張福口挑引河一道長一千五十丈面寬十丈深一丈餘或八九尺不等引清水於黃河口相近處入運河勢在裴家場引河之上上下水勢相濟當夏秋水長之時兩處清水交合庶可敵黃蓋因清口淤塞之後甚為廣闊非多挑引河鮮克有濟比之引湖水入江既有金灣三牖之河又有

鳳凰橋雙橋灣頭等四處之水引入人字河芒稻河水勢得以暢流入江此成法之有效者也故宜開張福口引河以導清水使之暢流建牖張鵬翔一壘以時啟閉趁今水勢未長兼工挑濬

摺奏應修工程

一六壩之宜閉也逼清水出口以會黃入海其關鍵全在六壩而六

壩之最要者尤在夏家橋一壩以全湖水勢趨此故也今夏水方盛若急於堵塞一則高堰陡岍危險可虞一則湖水洶湧恐旋塞旋衝糜費金錢可惜目前正須備料俟水落堵塞庶為萬全之計

一高堰之滾水壩宜修也高堰容納七十二處山河之水古人設壩原以洩異派之水非以洩平濬之水也今冬六壩已閉來年桃汛黃淮並漲宣洩湖水非壩不可按南河志云武家墩高良澗周家橋古溝俱設有牖又河防一覽云崔家壩地亢為天然滾水壩今周家橋高良澗等牖俱已堵塞臣

親至翟家壩見湖形漸淤水勢不由此出是古
今變遷不一翟家壩亦非出水之處也前河臣
將六壩改為四散水壩臣覆加相度地勢相去
不遠併為三滾水壩亦屬妥協今宜備辦石料
修建於壩下就原有草字河唐曹河開為引河
并築順水堤則民間田廬無淹沒之虞 一武
家墩至小黃莊之石工宜加砌也查此一帶臨
河舊有石工僅出水面二三尺不等必須加砌
使高與小黃莊見修石工一律齊高 一古溝
至六壩之石工宜修也查臨湖石工至古溝而
止自此迤下俱係土隄每年歲修搶修靡費錢
糧似宜修砌石隄在目前用帑雖多然計之數
年之後可省歲修之費宜於滾壩告成之後漸
次修舉 一歸仁隄臨湖石工加灰抹縫尚有
罅隙椿朽之處飭其補砌滾水壩一座尚未修
築有涵洞缺口洩水盡入洪澤湖故白洋地方

可無水患若將缺口堵塞水無去路現在訪求出水之處另疏奏聞行水金鑑張福河挑一千五十丈之外又挑河一百八十五丈緊接上港湖水處方能引水暢流其河頭舊隄有水口四處共長四十七丈必須堵塞方不使湖水散漫盡歸引河河尾先接草壩方可束水濟運十

一月初一日總河張鵬翮奏閉高堰六壩附張鵬

翻疏臣遵

旨督修高堰隄壩將六壩已閉其五夏家橋堵閉過半今於十月十九日臣親往高堰六壩一帶催工見湖水長至三尺臣由陸路至老子山觀淮水出洪澤湖之處一望汪洋無際通湖水長三尺詢之土人云因閉壩故爾水長若再加長堤工單薄可虞臣一面令夏家橋口門緩緩進埽以便分修官上緊

臨湖鍊柴仍催灶期竣工足禦風浪即合龍門於
二十一日馳至清口見引河水勢加長臣令河兵
新挖之三汊河及疏通河口引水入爛泥淺帥家
莊等河身俱已有水而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水
長盈滿測量水平引河水高於黃仍將張福等河
口之水匯入裴家場引河一處俟其水聚力強足
以敵黃於二十四日西南風起引河水驟長比黃
水高一尺一寸臣率道廳等官親放引河之水暢
流入於運河臣擬俟回空糧船過完將運河頭壩
堵塞逼清水出黃另疏題報但夏家橋口門堵閉
後六壩水勢較今更為加長平漕之水足以敵黃
溢漕之水應行宣洩因三滾壩尚未修成轉盼冰
凌桃汛之水又至設遇西風鼓浪無處宣洩何以
保固隄岍公議於崔家壩原有天然滾水壩之處
地亢上堅仍留天然滾水壩寬百十餘丈用埽裹
住兩頭平漕之水蓄以濟運溢漕之水聽其滾去

出唐曹河入白馬湖若伏秋水大再於蔣家壩盡頭處原有之清水溝河以及涵洞酌量開放若水小仍閉塞總以臨期相機而行務期有裨隄防再查六壩口寬二百八十丈今清口引河共寬三十餘丈不足以宣洩全湖之水應發帑再開寬闊使水暢流敵黃至於運河伏秋水漲應由涇河澗河洩出射陽湖入於海此二河見在挑浚應將涇澗二壩動帑修補以資啟閉

初十日張鵬副奏報黃淮交會附疏畧

臣稟遵

聖訓指授方畧明晰周詳先疏海口水有歸路今歲黃水不出岸矣繼挑芒稻河引湖水入江高寶一帶水由地中行矣再闢清口開張福口裴家塢等引河淮水有出路矣又加修高堰堵塞六壩逼清水復歸故道於十月二十四日引張福口等河會入裴家塢河開放清水流入運河再將湖頭疏浚深闊

以迎洪澤湖大溜又將張福口引水入裴家場之處再挑寬深水大勢旺迅流暢沛今於十一月初三日直敵黃水暢流入運河矣運河之中純係清水已無黃水灌入臣於初九日自下河回至清口見水勢暢流大半入黃小半入運一水兩分若有神助官民快觀淮黃交會白叟黃童歡聲若雷皆感頌我皇上軫念國計民生宵旰憂勤精誠上孚天心河神效靈之所致也

十三日張鵬翮奏善後事宜下廷議應如所擬奉

旨依議速行附張鵬翮疏畧我

皇上聖謨獨斷指授治河方畧以至淮黃交會但善後之計尚應講求者在諸引河之水勢聚而力強故

足以敵黃而直出運口但大半出黃少半濟運一水兩分當伏秋黃長之時恐清水之力稍微臣率河官部員親行相度應於張福口裴家場二引河空地中間迎湖大溜之處再挑引河一道面寬二十丈底深一丈會入一河出口敵黃俾清水之勢常強而禦黃有力將爛泥淺會入三汊河從七里河出文華寺運河專以濟運衆議僉同實屬可行

是年鑲柴修築六安溝外越壩

長一百八十丈五尺

又塞周橋以南舊減水壩六座別建滾水石壩三

座

上下兩座金門口寬各七十丈中一座口寬六十丈

又建天然壩草壩二

座

一口寬六十丈一口寬六十二丈三尺

開武家墩至周橋大隄內運料小河河防志前河

臣靳輔開完未成是年部臣題准即以挑河之

土築大隄又因水淺未能通舟於四十一年加挑

四十年二月從總河張鵬翮請加幫武家墩至運

口隄工勦築新大墩至裴家場攔湖壩一道附張

鵬翮疏畧

武家墩至運口隄工捍禦湖水風浪最
關緊要今六壩堵閉全完洪澤湖水勢

盛出逸流武家墩一帶隄根而舊隄卑矮單薄難
資捍禦必須作速加幫高厚簽釘排樁與高堰隄

工一律相平又新大墩至裴家場從前未有隄工
應勦築攔湖壩一道方可束水禦浪敵黃濟運

三月初九日張鵬翮奏報清水盛出情形 附張鵬

副疏畧 臣欽奉

聖訓指授治河方畧堵閉六壩大閘清口引清水暢流出
口會黃入海濟運通行今三月初二初三初四三
日桃汎已至黃淮並長清水盛出畝黃有餘但六
壩閉後全湖蓄水隄岸卑矮者離水面二三尺高
者離水面五六尺不等西風鼓浪危險堪虞應將
卑矮之處再行加幫其天然滾水壩尚未開放欲
其蓄水畝黃若湖水再長相機開放以保隄工初
八日臣查清口形勢武家墩三汊河爛汎淺裴家
場張家莊湖頭水勢相連沛然而出面寬數百丈
直繞大墩其流至運口也三汊河裴家場裴福口
張家莊四引河匯為一河寬九十丈流出二座攔
黃壩壩基於沙如湯沃雪自然消化至頭座攔黃

壩制寬四十六丈兩壩臺亦係淤沙見在蟄裂若
清水再長勢必制開自難存住詢之土人云當年
黃淮交會時此係河心若制去壩臺口門寬闊則
清流益暢方足以洩全湖盛大之勢臣觀口闊水
溜糧艘揚帆安流而過則土人之言不誣也但桃
汎湖水已大伏汎勢必加長大墩一帶隄工禦河
水而保運道關係緊要令河官作速
臨湖下埽加幫隄工高厚以資捍禦

二十一日內閣奉

上諭今治河事雖稍有緒未可遽稱底績唐堧六壩俱已
堵塞今夏秋時黃河水溢加以毛城鋪水復入洪澤湖
波濤洶湧則高家堰甚可危目下清水流岀雖於運艘有

益但高家堰一有衝決淮揚一帶地方俱不可保其為
患甚大將所修如許工程俱付之無用矣昔于成龍任
總河時不塞唐埭六壩非無所見蓋慮此而不行也今
斷不可不慎加防護凡此皆朕親臨所見者並非紙上
空言也張鵬翮修築石隄甚速彼處運石甚不易成工
之速如此可謂實心効力者矣

四月初四日工部郎中王進楫傳奉

上諭諭張鵬翮保守高家堰第一要緊

初八日張鵬翮疏陳保守高堰事宜下部議准奉

旨依議速行附張鵬翮疏畧

今六壩全閉淮水初復故道水勢蓄長止由清口一路會

黃入海一切隄工俱係新築湖寬水盛風浪易發最為緊要加謹保守誠如

聖諭臣等公議保守之法一在分地巡防自青口歷高家堰至六壩每五里派官二員晝夜巡防發帑委能員備料運貯工所備用其臨湖鑲柴預防浪掣武家墩至高家堰令原修廳員住工防守自小黃莊至周家橋令分修諸臣住工防守自周橋至六壩令分修接修諸臣住工防守一在修理險要工程查龍門大壩部臣原估鑲柴二路後止鑲一路今湖水盛大隄身單薄應將節省一路仍發帑加鑲其高澗大壩地勢低窪內有積水深潭裹餞旋修旋墊舊隄項寬不滿三尺一遇風浪甚屬危險臣

相度形勢應於裏口築越隄一道以為重門之障其內餞蟄崗之處下埽鑿填堅實至於宣洩之方因三滾壩尚未修成從權暫設天然滾壩過淮黃並長之時清水由天然滾壩洩出黃水由王家營

減壩洩入
鹽河下海

二十一日張鵬翮疏請修築高堰清水潭隄工下

部議應如所請奉

旨依議速行

附

張鵬翮疏畧

高堰清水潭工程最為險要臣親往勘驗原係積水深潭

南一半長二十丈埽工墊陷無存北一半長二十丈今亦墊陷臣等公同相度此工臨湖舊隄面寬二丈三尺及三丈不等雖有石工尚虞卑薄而內裏埽形如釜底水深底淤椿埽難施幫築裏餞土

工難於存立公議於內裏加築月隄一道以為重門之障此工最關緊要應作速修築以資捍禦

五月二十一日

上諭高承爵奏報泗州盱眙地方水災著總河張鵬翮會同兩江總督阿山親行察勘具奏前高家堰閉塞六壩時朕謂六壩塞完後泗州盱眙等處必被水淹曾向九卿降有諭旨今六壩方經閉完洪澤湖水長泛溢泗州盱眙等處城郭果被水災高家堰隄益覺危險朕為此時屢於懷且天災靡定萬一有異常風暴及地動雷震

之事亦未可知儻若高家堰至於危險則揚州淮安等處皆被災矣朕日夜念此甚切憂懼高家堰隄作何保守堅固或另有修治善策著張鵬翮陳奏可差爾衙門中書一員前往

七月張鵬翮奏報開放陶莊引河奉

旨張鵬翮奏開陶莊引河黃河水已向北岍流去若黃流趨向北岍則離清口甚遠乘此時從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寬長加築隄岍過清口將黃河及清口之水儘向

下流再匯合為一處則黃河之水永無倒灌之虞朕先
曾面勅于成龍今在河官員亦有知者著張鵬翮問在
前曾知此事官員詳明定議奏聞其修隄所需錢糧即
為估計所修之處速繪圖呈覽此事甚為緊要不得輕
忽下所司知之 附張鵬翮疏畧 臣謹遵

聖謨指示自范承勳所築挑水壩起加築隄工至清口西
壩長四百八十五尺頂寬六丈底寬十丈再查
西壩見長二十丈今再按長五丈新舊合長二十
五大俾清口合黃河之水向北下流過惠濟祠後
合為一處益加暢沛黃
水可永無倒灌之虞 都御史李栢疏畧 陶莊引
河雖黃

河大溜一入即可刷令深廣但水性就下今引河不及黃河大溜之深夏秋雨汛落後馬能捨卑就高故土人謂黃河徙之使址不但河底宜深亦且河面宜廣臣思此河共用銀二萬三千兩有零若再加倍深廣其銀亦不過加倍而已大抵黃河之沙冬則堅固縱人工稍費易于施工今歲冬月或相其地勢機宜再加挑浚深廣亦一勞永逸之計

是年修高堰大隄告竣

北自武家墩隄頭南至棠梨樹長二萬四千九百八

十一丈二尺三寸高二丈三四尺不等臨湖鑲柴高一丈一二三四尺不等項寬八丈四尺底寬一十三四丈不等又自武家墩至小黃莊自小黃莊以南至古溝自古溝以南至林家西俱砌石岍又自天然壩南至秦家高岡俱臨湖鑲柴以資保障又自武家墩起至棠梨樹加築子隄以出水而七

尺為度以
禦風浪

初築高澗大壩裏月隄估砌石工長二百五丈五尺又臨湖

外月隄簽釘排椿鑲柴長一百五丈

初築清水潭隄裏月隄長九十丈

初築草字河順水隄自周橋大壩東至仁和集西長四千八百九十五丈

初築唐漕河隄自天然壩南大隄起至界溝長三千三百一十五丈

築蔣家壩攔水隄自蔣家壩至周家園長一千一百五十三丈河防志洪

澤湖築高堰南北隄岬所以束淮水出清口敵黃濟

運也於清口築新大墩一座導水七分敵黃三分濟
運若遇桃伏秋三汛湖水盛長水大易起風暴欲保
隄岍以衛運道民生於山盱汛建滾水石壩三座其
由身尺寸與清口黃水形勢相照應取勢足敵黃過
則聽其滾去此四季測量水平審度至當迺定壩址
歷年著有成效如春夏之交黃水先長湖水勢微清
口清水稍弱恐不足以敵黃則啟歸仁湖三牖之板
放水入洪澤湖以助清口水敵黃而濟運此皆

聖主數次閱視河工指示方畧精詳盡善乃克平成奏績
萬世永賴屬在臣工敬奉遵行勿穿鑿私智變易
成法則淮揚生靈永蒙利賴於無窮矣

四十一年五月張鵬翮疏請加挑運料小河奉

旨這河著照該督所題挑浚應否永遠存留該督確議具
奏

又題覆下部議准奉

旨依議

附

張鵬翮疏畧

竊照高堰運料小河原屬淺窄面
寬八丈底寬五尺深五尺以資運

料以保隄工臣查此河自周橋橫隄起北至武家墩止乃屬無源之水必須隄內積水匯流入河方克有濟臣等會勘高堰工程小黃莊一帶地形低窪見今隄裏積水與河面相平若遇風浪汕刷隄根深為可虞公議將原挑小河再加挑深使積水洩流河中由武家墩鹽河出口以免汕刷隄工實與高堰工程又疏畧查高堰一帶隄根地形窪下深有俾益積水浸汕難免坍塌之虞今將運料小河再挑深通一以宣洩隄根積水一以運送修工料物而且通商便民利益不淺或虞土塘水洩偶致消淤每俟春融令河兵撈浚再建草壩六座每年修葺以收束水勢應可永遠存留以保堤利民

十一月張鵬嗣疏報歸仁隄引河開放附疏畧
仁歸

隄引河牐座等工程仰遵

聖謨勅

帑修浚次第告竣今年伏秋二汛黃水異漲高於

湖水迨霜降後黃水漸消臣行令道廳等官將臨湖歸仁安仁牐壩堵塞蓄湖水盡行引河流至臨

黃祥符牐盈科開放今據報清水高過黃水一尺九寸於十一月初七日開放湖水滔滔出黃河臣

親往看清水暢流沛然莫禦百姓聚觀莫不欣喜感頌

皇恩歡聲雷動此皆仰賴我

皇上聖謨獨斷帑開浚歸仁湖導睢湖諸水制黃日益

寬深宿桃等處民生得所淮泗上流水勢少減誠天授之神智垂萬世之利賴者也

四十二年二月初五日

上諭歸仁隄引河開放分洩洪澤湖水勢若黃水加長恐

清口水弱着將祥符牘下版堵閉草壩將五堡牘應酌量開放以助清水之勢

三月初三日

上諭高堰工程關係重大保安最為緊要朕今日乘舟由洪澤湖閱視見有殘缺石工以葺草鑲填倘遇水發危險堪虞閱至六壩見新修石壩堅固方慰朕懷其殘缺石工着即興修乘水未長之前完工用資捍禦

初四日

上諭清口西壩乘此水淺再加長數丈有益

初八日

上諭高家堰石工關係緊要必須嚴催早完

十一月奉

上諭洪澤湖風浪危險每致損壞船隻民命攸關着於沿湖坡釘椿木以廣救濟

四十四年閏四月初十日

聖駕臨視高堰隄工

上諭石工老隄頭轉灣處甚屬險要宜作速修完

十一日

上臨幸惠濟祠石工大學士暨河臣等奉

上諭朕三十八年閱河爾等所立之處俱屬黃水今清水暢流逼黃竟抵北岍僅成一線朕心甚為快然觀此形勢朕之河工大成矣

十月初四日

上諭工部方今海宇昇平惟以安阜黎元為急東南要務

莫重於河防朕數經南巡指示修築方畧凡以籌運道濟民生也自曩歲兩河先後衝決而黃流淤墊繼以高堰唐埂壩久決未塞而洪澤湖水直從決口旁洩以致淮水力弱黃水倒灌全河幾至潰壞於是分遣廷臣發帑金數百萬增築高堰盡閉六壩俾淮水全注清口又特募挑水壩以逼黃溜趨向北岸仍開濬陶莊引河以導黃北流然後黃水無倒灌之患四十二年以河工漸可底績躬親臨視時高堰石工尚多未竣飭令迅速修

築又因仲莊牖水勢湍急恐逼黃流倒浸清口遂命閉仲莊牖改建楊家莊牖牖工既成今年春復往巡閱比至高堰見石工仍未完固舊埽亦多朽塌諄諭河臣張鵬翮謂水勢無常修防宜豫一有疎忽則前工盡隳且甫奏安瀾旋報衝決天下其謂之何張鵬翮猶奏稱隄工捍禦可以無虞迨伏汎大水驟發果衝決古溝唐埽清水溝等處淮揚一路田畝被淹者甚衆今已嚴飭堵塞決口刻期竣工朕屢親蒞河干詳度形勢當水漲之

時若高堰及運河減水壩不令開放則隄堰甚為危險
若開壩宣洩則閭閻隴畝必致淹傷方春水涸民間盡
皆播種一經夏水驟漲開壩放流而所播之種悉被淹
沒朕心惻然殊為不忍使不設法導流俾水有所收束
則瀕湖及下河民田究不免於水患朕再三籌畫宜於
高堰三壩之下挑濬一河兩旁築隄束水入高郵邵伯
諸湖湖外亦量築土隄不使漫溢其高郵減水壩下挑
濬一河兩旁築隄束水由串場河入白駒丁溪草堰等

河白駒等河淤淺之處並開濬深通俾之入海如此則各壩所出之水不致有渙散衝流之害又洪澤湖水勢大漲泗州盱眙等州縣俱被水災應於泗州一帶受水之地亦酌量築隄收束毋令汎濫則所全於淮安揚州鳳陽三郡民生者多矣此事原於河道無涉在河官止知保護河道不復詳計民生朕惟民間田畝所繫甚重宜圖萬全可久之策築隄束水行之北河業有成效則施之南河當亦有濟應從何地築隄延袤若干里需費

幾何行令江南總督總漕總河江蘇巡撫會同確勘詳
議具奏河工事宜冊是年總河張鵬翮會同總漕總督
巡撫察勘估計於三滾水壩下挑河築堤將家壩添
建石牖水大開放循河歸入高郵諸湖并請准發
內帑修築遣官督理完工迄今開壩之水悉由壩
下之河歸入高郵諸湖由東堤壩下各引河歸海
不致散漫淮揚二郡億兆生靈桑麻樂業莫不感

頌

皇仁與天地不朽矣

四十五年正月

上諭見今所議應築之隄應挑之河與漕運河道絕無關涉特為淮揚所屬田畝不致淹沒有裨民生之故但高家堰隄岨甚屬緊要不可不嚴加防守去歲水大古溝唐埂清水溝等處俱被衝決今歲高家堰若不嚴加防守朕不能保其無衝決之患

又奉

上諭高家堰酌看險要之處再添建救生樁工五處

四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扈從大臣及督撫總河
等於

御舟前奉

上諭天然壩一帶聞有舊河形將此河開浚足容漕船行
走建置牖座遇水小則閉牖蓄湖水敵黃水大則開放
洩水一半由武家墩通入運河一半通入高郵湖商民
舟楫皆得經行無阻似可為永遠之利從前曾以此事

諭張鵬翮親身督率在河賢能官員詳勘定議俟回鑿具奏時朕再親往閱定河工事宜卹是年總河張鵬翮

奏准建蔣家壩石牖一座金門口寬一丈八尺牖
下兩岍挑河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九丈五尺兩
岍築隄長五千一百五十一丈五尺迄今每遇伏
秋水長開放宣洩水由金釵罕胎澗入高郵湖隄
工保護平穩

四十七年奉

上諭朕南巡閱河時見洪澤湖風浪危險隄岍陡立商民
船隻觸石損壞傷人甚多朕心時切軫念因特令河臣
沿湖隄剝設救生大椿自設椿以來數年內並未損船
傷人于商民大有裨益此椿應時加增修愈多愈善嗣
後着江寧蘇州杭州織造每歲於節省銀內各捐五百
兩解送總河衙門以備救生椿之用

六十年加修自山清交界武家墩西隄至土地廟

大隄頭攔河壩臨湖一面隄工

長七百六十
六丈七尺

濬運料小河淮揚道副使傅澤洪申詳

高堰山所屬兩廳所屬

運料小河於康熙四十一年挑浚保隄運料誠為善策迄今日久淤墊運料船隻艱澁難行又於五十九年補築大工之時隄邊取土地益窪下致積水汪洋宣洩無路風浪汕刷隄根受傷實屬危險茲請挑濬深通既可保護隄工又可宣洩積水運送物料船隻無艱澁之虞積貯土方兵夫無望洋之歎一舉而四善備則詳請題估發帑興挑誠不可一日稍緩也

雍正四年八月

上諭高家堰加修隄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段增修恐致遲緩著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

五年修理高堰大隄頂上前面柴工并加高背後
土隄一律取平河工事宜卅四年十月 題估五
年八月工竣

六年七月初二日奉

上諭據河道總督齊蘇勒奏稱改修山盱滾水壩三座即
令河兵將沿河舊存廢石運用不須另動錢糧今工程
俱已告竣等語此皆齊蘇勒平日實心任事倡率屬員
而白鍾山又能遵其教令核實辦理甚屬可嘉若以從

前之總河官員處此不知又冒開多少工費矣白鍾山

着交部議叙齊蘇勒疏

洪澤湖滾水石壩三座其北首二壩之門檻現在高出水面五

尺南壩之門檻現在高出水面五尺五寸周橋一帶石隄現在高出水面止有六尺若遇水長六尺即與周橋石隄之頂相平而北壩僅能洩水尺許南壩止能洩水五寸所洩無幾則周橋一帶石工甚屬危險臣等細加測量相度全湖形勢若將滾水三壩之門檻各落一尺五寸庶尋常之水可蓄潴以敵黃而暴漲之時又得暢洩以減盈再查先年沿河兩岸建有牐壩等工因未審地勢之高下多有壩身太高不能過水而廢棄者其廢棄之牐壩石塊甚屬堅厚今若改落石壩門檻儘可折取添用不過需用搬運修整之價較之赴山採辦錢糧大有節省至於磚灰等項係上面兩層之工所

費無幾

七年

上諭河道總督孔毓珣珣天然等壩洩出之水恐其溢浸民田爾可相度動帑於壩下修築東水隄工務令各壩所洩之水悉歸湖內毋致民田被患附孔毓珣遵

旨勘議疏

臣抵任後親往湖隄五壩之下逐細詳勘查三滾壩口門共寬二百丈湖水加長約過水一二

尺至三四尺不等天然二壩口門共寬一百二十丈開放過水約至六七尺不等而原挑壩下引河二道各止面寬十二丈底寬八丈深三尺至陳家莊匯合一河止面寬二十丈底寬十六丈深四尺是

來源廣闊去路狹窄止可引其溜走中泓不能盡
為容納全賴兩隄束水下趨以防旁溢而原築隄
身止頂寬二丈底寬五六丈高六七八尺不等本
來不甚高厚且陳家莊南甸等處兩隄相距闊者
一百三四十丈窄者八十餘丈若止放滾水三壩
隄內雖然窄隘尚可容納若值五壩齊開以三百
餘丈之水滔滔滾注下逼上壅勢必漫溢臣循隄
細看若竟疏浚引河亦可引水下注但天然二壩
一開水即緣隄湍逝必致河沉水底閉壩之後又
虞高竇二湖之水逆湖而行轉致倒漾是疏浚引
河亦非洩水之長策伏思壩下隄河原備束水欲
使壩下循軌誠如我

皇上聖明洞鑒必應修築隄工以求其勢俾來無漫行去
有匪歸方足鞏固湖隄而保衛田畝應請將南甸
隄徑窄狹之處自南岸王家巷起至趙家庄止取
灣就直改闊二三丈長三百丈另築新隄一道即

將舊隄之上完築新隄其隄尾距湖尚有二十餘里向無隄工應於南岸隄尾馬家圩至應家集約十七里接築新隄一道北岸隄尾自周家圩至李良橋約十五里接築新隄一道再將南北兩岸舊隄按其段落分其平險遞為增減一律加高培厚庶兩隄夾束水勢湍流自無旁溢之患自應家集李良橋迤下去湖尚約有六七里地勢窪下土性虛鬆本難築隄况此處成熟田畝無多無庸議築以上應築隄工約需帑一十一萬一千餘兩實於湖隄民田兩有裨益此隄向係民間自行修理隄成之後請飭令地方官于附近有田之家按田畝之多寡秉公選擇殷實老成之人命為隄長凡遇放壩之時率領居民輪流赴隄晝夜巡邏搶護安閉壩之後如有浪窩水溝於農隙時即為修補

是疏下閣臣議准覆奏於八年正月奉

旨依議

十一月初四日奉

上諭朕思治河之道惟有使黃水暢流無所壅滯則水慶安瀾然欲使黃水無所壅滯必須保固高家堰隄工使清水力能敵黃且以助其暢流之勢則河工永遠無慮是高堰隄工關係最為緊要從前齊蘇勒雖將石工稍加幫修而朕以為不若多費帑金於隄工險要之所及單薄之處俱加修石工務令堅固高厚以為久遠之計

庶於河道民生大有裨益前孔毓珣在京陛見時朕以此諭之伊亦深以為然又曾將治河之道降旨詢問田文鏡而伊之所奏與朕意不謀而合可見高堰隄工乃必應加增修理者也着發戶部帑銀一百萬兩交與孔毓珣尹繼善籌畫相度有應預備物料之處即於歲內採買早為預備再者汪濬對琳張坦麟吳昌祚前往淮上協同河臣等悉心辦理附河道總督嵇曾筠等疏

高堰

山盱廳一帶石工隄工捍禦洪澤全湖巨浪保護淮揚二郡民生蓄清敵黃利漕濟運最為緊要工

程仰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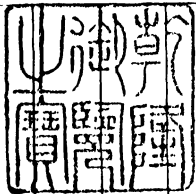
皇上聖神天縱洞悉全河關鍵特發百萬帑金務加修高厚以為久遠之計臣查修砌石工必須於工外建築越壩攔水然後可以施工今小黃莊迤南湖面寬闊水勢浩大若建立一線孤隄安能抵禦再四思維惟有借舊石工連土留寬二丈暫為外障俟新工築定根基再將舊工折起選石添建方資捍禦查高堰廳屬自六堡起至小黃莊止又自小黃莊起至高良澗禹王廟前止應幫餞隄工共長五千九百七十三丈六尺六寸山盱廳屬自高良澗起至滾水壩北至應幫餞隄工共長三千九百三十七丈六尺又疏臣等勸核題估除石工之內現在尺三寸完整止須每年照例於石工上鑲柴搶修足資捍禦無容加修外其有間段底椿腐朽石塊欹斜每屬順砌卑矮應建越壩拆修加高

一律堅實又有年久風浪撞激灰縫剝落底樁腐朽歪斜脹裂傾圮者其中雖間有完整但向係順砌之工襯裏磚石單薄若於舊石之上再加新石上重下虛勢難撐立應行通身全拆重修另換馬牙梅花等樁丁順間砌始能垂久至於修砌石工必先築越壩攔水然後可以興工今湖面寬闊水勢浩大每遇狂風巨浪勢若排山若築一線孤壩安能抵敵且工段綿長實難保護况查舊工根基樁空之內向經填滿碎石今舊樁難起新樁難下徒費人力不能施工惟有借舊石工留寬二丈暫為外障于後身開槽釘樁砌石俟新工築定根基再拆舊石選用其舊工底石因新工灰汁未老應留二層以防風浪撞激保護新工再清水潭一壩裹越未建石工今應一例砌建通共工長六千三百四十二丈九尺四寸

八年幫築高堰壩下河隄

九年大修高堰石工

十年高堰石工告成



江南通志卷五十五